

感
受
赫
章

□何述强(仫佬族)



【作家简介】

何述强，仫佬族，广西罗城人。现任广西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广西散文学会会长、鲁迅文学院第九期高研班学员。先后在《民族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山花》《长江文艺评论》《文学自由谈》《广西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文艺报》等国内报刊发表散文作品，作品入选国内多种图书及高等学校文学教材。出版有城市传记《山梦为城》、民族文化随笔《风吟仫佬》、散文集《隔岸灯火》等专著。曾获第二届广西青年文学奖、《广西文学》2020年度优秀作品奖。

用这个成语嘲弄别人，其实经历了一番世事之后，我们发现，这个成语应该用来嘲弄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我们常常会身不由己地活在杯弓蛇影的现实中，情不自禁地疑神疑鬼，有谁能够彻底超脱吗？要有，恐怕只有佛菩萨了。夜郎国一直住在我们身上，随时感同身受。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中滋滋生长。现在我知道夜郎的原意是“耶朗”，原初意义是吟颂的意思，大家聚在一起“吟颂”些什么，有可能是一些共同遵循的“盟约”，有了共同遵循的盟约，意味着古代各部落、各政治集团结盟开始，也就意味着国家的诞生。我更愿意理解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吟颂，夜晚的虫子都需要吟个不停，何况我们人类？诗歌和音乐，大概都是为了提供给人文学会“吟颂”，在现实中学会超越。这是夜郎给我的另外一种启示，意想不到的启示。关于夜郎国，我还从李白的诗句中读到，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这些是题外话了，让我们回到赫章这个地方，回到我初识赫章的感觉中来。

一进入赫章境内，油然而生的是一种“江山到此不平庸”的感觉。那些山岭给我的感觉气象比较大，那些山谷好像特别的幽深。在去往韭菜花坪的路上，慢慢地感觉进入了仙境，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觉。山岭特别的高，阳光特别的灿烂，白云特别的洁白，后来就看到了站在高高的山岭上的用来发电的风车，它们像巨人一样站在高高的山岭上，挥动着手臂，似乎在邀请英勇的斗士堂吉珂德与之战斗。

我们费了好大一番劲才找到韭菜花坪。因为我和鲁院同学世宾的行程比采风队伍晚了一个节拍，所以没能跟随大部队一起出发，同登韭菜花坪。在路上我就从采风微信群里看到他们拍摄的图片，看到了大片大片的韭菜花，以及山下九弯十八拐的山路，心情十分激动。以为自己很快就能置身仙境，想着想着，竟然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之中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慢半拍就是慢半拍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补不回来。要赶上别人的步伐，就必须有所省略。我们只是赶得上跟采风队伍一起吃中饭。当我们赶到非

菜花坪岭下的时候，韭菜花坪的活动项目显然已经接近了尾声。采风的队伍准备下山了。高高的山上有缆车的车道，但是看不到云中天上的紫色的韭菜花海。我只能眺望，但是目光所及，期待的东西踪影全无，只能留下遗憾了。这个景点非常热闹，山脚下已成街市。有卖烤红薯、烤玉米的，卖向日葵的，我用手机不断拍摄一些镜头，记录下瑰丽灿烂的韭菜花坪下沸腾的人间烟火。理想与现实，天空与大地，在这里呈现。我似乎是想补偿一下无法亲临韭菜花坪的心理缺失。山脚下那些烤得焦焦的红薯、玉米，向我传达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质朴，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韭菜花坪的美学意义，他们也无法描述天地间的这一份壮美，但是他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不是建立在欣赏，而是连成一体的枯荣悲欣。土地和阳光的产品在他们手里出售。换得一家人的柴米油盐。游客看美景，而它们看到的是生活。

我知道，有些错过，是会遗憾一生的。

从正万同学的歉意，我意识到韭菜花坪的神奇，当然，这不能怪他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在离开赫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内心都被这次“缺失”深深灼痛。我只能从大量的图片，从网络视频，MV，一次次走进那个错过的花园，沉醉在想象中的世界，无法自拔！满山紫色的花海、高天白云、起伏的群山、茫茫的草原交相辉映、相互经互出没，纵横交错，美得无以复加！

永久的遗憾造成永久的思念。得不到的总是最美的。

置身满山满岭的韭菜花丛，那是怎样的感受？

到后来，成了煎熬。

错过的美人，会让人思念成疾。相思之苦，有口难言，无人能会。只能埋怨自己的修行不够，福报尚浅。

在深夜，一首《阿西里西》听了无数遍。除了音乐，我迷醉于其中的画面，那是我走遍千山万水，苦苦寻觅，已到旁边，却又擦身而过的画面。韭菜花坪的情影在高高的山顶上，在群山之间，那是奔涌

不息的大地的激情。唤醒了我心中沉睡已久的紫色花海。少年时候为一枝紫色的野花草写下近百行长诗，可惜心事无人知晓。现在想来，那支紫色花显得太孤单，太忧郁，太无足轻重。拿出一支紫色花是那么的苍白无力，要是拿得出一片无边无际的紫色花海，那才叫气势磅礴！

“剪翎送笼中，使看百鸟翔”。那花海在云中横亘，仿佛群鸟在高空飞翔，壮美的景象，激起一个无法企及者的无限伤感。

努力朝高处望，近在咫尺，却又远在天涯。

还好，我们加入采风队伍之后，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阿西里西草原上，观赏了赫章苗族葬笙曲表演，暂时淡忘了错失花海的那份难受。

草原上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漫天的草，远处的群山，“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”，心里会响起这么一首歌。而在我们站立的地方，是一块踏上柔软绵绵的草坡，草坡上随处可见无名的小小的花朵。表演就是在这片草坡上进行。我看到一队穿白色袍子的苗族同胞围着一只硕大的木鼓吹奏芦笙，悠扬的乐声响遏行云。木鼓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显然是一件非常庄重的道具。风很大，呼呼的风吹着，而我只穿一件短袖衬衣，薄薄的，这个季节应付山下的气候绰绰有余，到了这么高的山上显然不合时宜了。我被风吹得浑身发抖。海拔两千多米的草原上，气温比平地低了好几度，加上呼呼的风，平添了几分凛冽。这风强劲而有厚度，似乎收藏有很多信息。记录着高山流水的神奇，草原的记忆，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。

风里那无尽的叙述，不由得让我相信风里面一定藏着别样的世界。西藏的活佛彭彭仁波切曾经说过，他的著作收藏在风里，到多少年多少年之后才会有人从风中取出来弘扬。如此说来，那看不见的风里的世界一定有着不一样的丘壑、洞窟、林谷，有着另外的崇山峻岭，白云烟霞，有着不同的平原和河流，只是我们看不到。法王晋美彭措的修为，据说可以看到风中出现的文字，那是上一辈高僧大德藏在风中的伏藏，等候时节因缘到来，专门为得道的修行人示现。这么说来，我们看不见的风，有着另外的，不为我们所知的，不可思议的世界。我们只能感觉到被风吹彻的感觉，一阵阵的寒冷。但是当表演开始的时候，我忘记了身上的寒冷，我被那庄严肃穆的衣袍缟素的舞者深深地震撼了。他们弯着腰，几乎是匍匐前行，像视力不好的人在摸索着寻找道路，芦笙距离地面很近很近，他们的左右摇摆的动作透出一种罕见的虔诚，乐声起伏而悠扬。其中有两个舞者没有拿着芦笙，一个长者模样的吹着牛角号引路，牛角弯曲弯曲，他手上还拿道土用的拂尘，另一个双手拿着一对鼓槌紧跟其后。鼓手走近高高架起的木鼓开始敲打。首先传出清脆的木头的声音。并不是皮鼓的声音。木鼓的两头是牛皮，但鼓者似乎不怎么敲击。通常情况下，皮鼓的声音会传得很远，因为皮鼓的震动对空气有异样的作用，容易产生共鸣，共鸣声的激荡力和穿透力会把皮鼓的声音传得很远。在近处反而听得不真切。近处木声清脆。假如有铙钹之类与皮鼓齐奏，在近处震撼人的肯定是铙钹，而不是皮鼓。但是鼓声却可以传得很远。我疑心作品的传播可能也类似如此，有些作品在近处被人忽视，但却可以传到远处，而有些作品，在近处影响很大，但传不到远处。并不是靠声音大和响亮，要靠内在的一些隐秘的震动和旋律。能够作用于空气中细微的分子，方能传递到遥远。皮鼓的皮来自曾经的生命，有过生命的温度，是不是它的声音传得远，

也跟这个有关系？

鼓槌敲击木头的声音是现场最近切的声音。在这种低昂，贴近地面的，带着某种低低的倾诉的舞蹈中，木鼓的声音冷不点丁，节奏感强，配合那样的疾风尤其苍凉惊心。似乎是更加冷峻的一种语言。我见过许多朝天吹奏的表演，像这样朝大地，倾听土地的芦笙吹奏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贴近地面，亲近土地，在这里不是标榜，不是口号，而是实情。这当然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关，与他们的葬礼仪式有关，与他们的情感表达有关。我还无法洞悉葬笙曲中更多的信息，只是感觉到这个民族的古老，以及他们对生和死的敬畏。他们在漂泊中寻找，召唤。用音乐倾诉内心激越、高亢或者低沉的语言。低沉而不消沉。风很大。吹得那些草颤巍巍的晃动。他们的舞步简单而深沉，并没有什么太夸张的动作，只是一种配合声音的行动。在场的人，都静了下来，被这充满仪式感的舞蹈折服了，勾起许多遥远的想象，沉浸在一些似曾相识的古老场景中。被雄浑的舞蹈吸引着，拍照的声音从未稍停，都争相记录下宝贵的民族记忆。看舞台表演多了，已经没有感觉。而在这广袤深邃的阿西里西大草原上看表演，感觉到莫名的兴奋。远处起伏的群山和翻卷的白云作幕布，草地作舞台，在草叶的掩映中，一群寂寞的舞者，正在吹奏与生死、命运有关的曲子。这种场合的表演，是对真实生活的还原，呈现一种原始质朴的力量。

那天，阿西里西风草原的风里，一定又多贮藏了一条声音的溪流。一队缓缓行进的仿佛漂泊的身影。

当天下午我们还在赫章的另外一个地方观看苗族大迁徙舞表演。是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进行的。天特别的蓝，云特别的白。舞蹈记录了迁徙过程的各种记忆，包括打鸟，渡河，战争等，很有生活原味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勇敢、协作，快乐和悲伤。这样的舞蹈也很难见到。我们的舞台演出，早已从生活中抽离，并且，离得太远，远得几乎忘记了来路。草地上的那场表演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现场的那两只小羊。在舞蹈开始前它们是那么的温驯，我还跟其中一只小羊合了影，用手抚摸它的头，非常友好。奇怪的是，表演一开始，左边那只羊便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叫得我心里发毛。右边那只，原本在静静吃草，这下也不安了，无心吃草，它非常不安地来回走动。一会儿走近舞蹈的人群，一会儿离开，眼睛始终警觉地张望着什么。幸好有一条绳子系着它的头，要不然，说不定它会突然奔突，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。

这两只羔羊怎么了？它们看到了什么？是什么唤醒了他们如此不安的记忆。动物的不安和人类的不安一样，都是如此让人不安。让人迷惑不解。狂躁不安不仅仅是人类的专利。动物受到了什么刺激也一样。不安的事物总是会激起更多的不安。迷乱的事物也会激发起更多的迷乱。两只小羊是看到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吗？或者是舞蹈中什么情节刺激了它们？我想，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芦笙吹奏的声音。这欢乐和悲伤的声音一旦响起，是否意味着一场“烹羊宰牛”的行动即将开始？竹竹之声，意想不到地蕴含着令周遭世界如此不安的信息。而这样的信息，早就储存在它们的血液基因记忆里。这不安的羊没有任何资料介绍过。表演即将结束时，我又仔细观察了那两只小羊，它们变得冷静多了，不再慌乱走动和发出凄厉鸣叫，显然，它们已经嗅出了人群的友善。它们之前的表现多少有点防卫过当。其实没有必要反应如此激烈。但我们不是羊，我们无法理解它们。